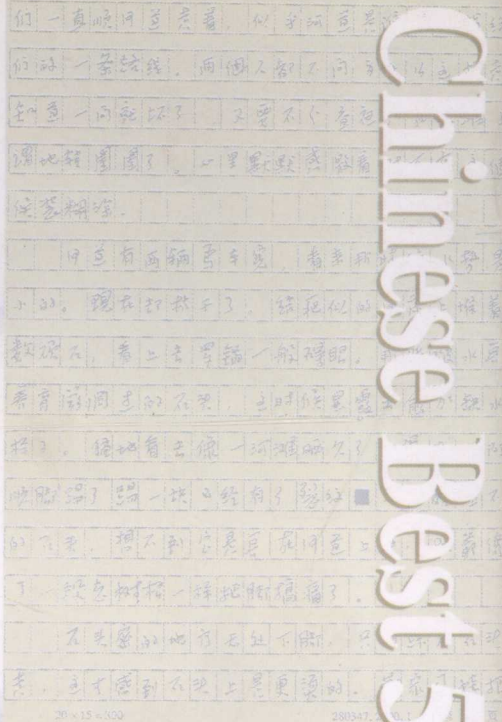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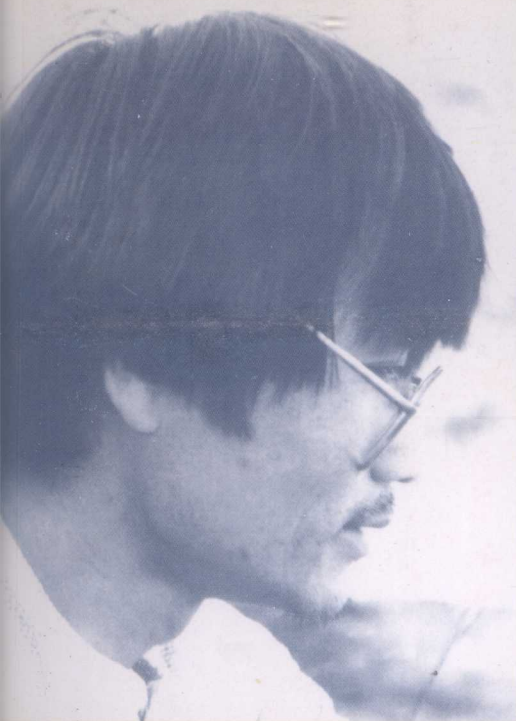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开花的院子

石舒清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石舒清 著

开花的院子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序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1	/	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	/	早年
20	/	暴雨
37	/	选举
55	/	恩典
77	/	民间行为
97	/	娘家
118	/	留守
135	/	出行
156	/	暗杀
174	/	开花的院子
194	/	红花绿叶
209	/	节日
225	/	清水里的刀子
235	/	清洁的日子
252	/	小青驴
264	/	花开时节
289	/	秋日声响
297	/	风过林
323	/	老戏
341	/	空宅

早 年

晒在院子里的粉面在阳光下白得发青。萨利哈婆姨喜欢蹲在旁边用手指捻粉面，那种捻粉面的手感真好。不能不说粉面子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柔柔的，又硬铮铮的。让你知道这才叫柔中带刚，刚里有柔。每捏扁一蛋粉面，萨利哈婆姨心里都会荡起一种奇异的愉悦，甚至会勾起她一种很隐秘的感受，使她心荡荡地脸红。拿开手指，捏扁的粉面上就落下显显的指印，这边有，那边也有，这边是一个簸箕，那边是一个筐箩，那么逼真，日头闹哄哄地晒着她的屁股，她似乎并不觉得。

院子大得像一个世界。有时候神思恍惚起来，就觉得由屋子里走到大门口，那段亮亮的路得走上一一年。麻雀在瘦高的杨树树梢上站着。树梢那么纤弱，它站在上面，就把树梢压弯，这使它显得有些危险。它含混地叫着，随着在风里摇动的树梢摆来摆去。

亮亮的阳光和重重的墙影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置换，但它们将这非同小可的置换处理得那么悄然，一丝声音也不发出。

在这大而静寂的院子里，萨利哈婆姨就常常落得有些忘我。常常麻雀们吵沸了院子里的某个角落，但她像是并没有听见。

那个在门侧的乞丐就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，并且也喊了好几声，总不见萨利哈婆姨回头。乞丐就举头向这个大院的方方面面，角角落落看一看，又轻轻向前走数步，在一个自以为适当的位置停住，故意地咳嗽了两声。

这一次萨利哈婆姨听到了。她回过汗津津红彤彤的脸，见一个妇人有些小心地立在院子里，她的面袋子落在地上，她已经讨了少半袋面了。她用拿棍子的手背擦眼睛，一定是汗水流到眼睛里了。那妇人似乎还穿着棉袄，使萨利哈婆姨一下子燥热起来，似乎那棉袄穿在了自己的身上。

她把手上的粉面拍掉，向屋里去。

屋子里凉得使人如置深水。座钟当的敲一下，尾声也化为丝丝凉意散开来。萨利哈婆姨打开一只木盒子取钱。这时候哐的一声响，原来是老狗从后面的院子里闻讯出来了。萨利哈婆姨赶到屋门口，见老狗已像一团脏毛一样竭尽所能地向那妇人跑去了，它蹒跚地跑，一边用老得发浑的声音咬着。那妇人显得很镇定，只是把棍子防御地指向前面。

萨利哈婆姨知道老狗绝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它能自己凑合活着就不错了。但她还是喝斥了它一声，然后又回去拿钱。屋里的清凉使脸上的汗渗回去，脸上硬硬的不舒服。一只蜜蜂在空阔的屋子里飞来飞去，飞近飞远，那种临近和远逝的声音使萨利哈婆姨心里生出宗教的意味。

萨利哈在格尔木跑运输。

在这一带，萨利哈无疑算是有本事的人，置下这么大的院

子，盖下这么漂亮的房，后院里栽下那么多果树。把两个娃娃也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读书了。这实在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。

她心里很满足。

虽说很多时候家里只有她一个人，这么大的院子，这么静，不能说不古。一些女人也常常在眉眼里带一些风骚问她，你古不古啊，你古不古啊。这里人都说古，大概是冷清的意思。不能说不古，她就笑着。有女人就说，要是我，都古成个毛野人了。赶紧把萨利哈叫回来，一个人一辈子能活几天？但她觉得古也是古惯了。渐渐地不再去串门子，也很少有女人来她家。虽说在一个村子里住着，她常常想一些姐妹就觉得是在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，下死劲想某一个人的脸，刚要想清，哗一声，像石子倒入水里，一张将要看清的脸又水一样哗哗地散开了。不过许多的鸟儿却飞到这静寂的大院里来了，最多的自然是麻雀，还有燕子，布谷鸟，喜鹊，还有叫不上名子却十分美丽的鸟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飞虫。其实细细看，这院子里的生命还是很多的。渐渐地不觉得寂寞，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充实。

萨利哈在外面胡搞的事也并不是没有听说。曾花了很多时间专心地来想这件事，想得心口痛。下了决心，劝萨利哈不要再跑车了，跑也可以到近处跑，为什么偏偏到那么远去跑车呢？

萨利哈说，这事跟你说不清楚，就是给你说上十天半月也还是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还不如不说。可是，车还是得到远处跑。

我知道你把心跑野了。她说。

萨利哈拍拍她的脸，笑着说，我的傻瓜婆姨，男人就是要野嘛，我不野咱们能有这些？他举起胳膊，向着四围泛泛地划了一划。萨利哈显然有些得意，脚尖儿点着地，腿抖得哗哗的。

她突然急促地说，你在外头干的那些日鬼事我一概知道，你当我不知道。

萨利哈做出一个吃惊的嘴脸，说真的么？你知道我咋不知道。

她趁着眼里涌出泪花的时候笑一笑。

你要去就去吧，你铁心要走，谁拦也是拦不住的，我还盼着你走得更远些呢。

萨利哈伸出手来，在她脸上拍一拍，故作生气地说，这么个老婆。

这一拍，她眼里的泪水就流下来。

反正你自个看着办吧，你躲得那么远，我就是想给你操个心也操不上，你也不稀罕我的操心，你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娃，想糟踏你自个了就糟踏去吧。

她流着眼泪说这些话，心里奇怪地觉得，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，现在她竟不能说清他与自己究竟是什么关系，流不少眼泪后，她心里就有些虚茫。

嗨，本来就是个丑婆姨，还敢嚎，一嚎就纯粹不能看了嘛，来来来，让哥给你收拾收拾。萨利哈说着掏出一块白手绢，擦她的眼泪。手绢上有一种若存若亡的香味。

他的手绢和手绢上的香味使她心烦神乱。萨利哈擦了她的泪水，扬着手绢说，你看你看，你的这点眼泪，我还得把它带到格尔木去。

这是一句玩笑话，萨利哈也用玩笑的口气说着。但她却没有笑。

萨利哈看着她，就严肃了，说，哪一年都可以不出去，今年非出去不可，今年这么旱，干蹲着咋得活？吸风巴屁么？

是啊，今年是个大灾年，门口要也贴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啊。

你的主意是你拿，又不是我拿，我就是说说嘛。她说着，莫

名地有些辛酸与茫然。

倒有了一种怪心思，他不是非走不可么？那么就快些走吧，走得越早越好，越快越好。

我看你是盼着我走呢。萨利哈笑着说，但显然他的笑里有着难以掩饰的失落。

她被说中了心思而不知说什么好。

萨利哈走时，她求他给她换一百块零钱。都换成一角二角的，都换成新新的，要也贴的来了她好散给他们。说不清为什么，她强烈要求自己散给那些人的钱都是新新的。那些年她准备了许多五分钱的硬币。一枚枚新得能当镜子。但现在不行了，现在钱不值钱了，不能再拿五分钱给人散了。

萨利哈对她的这个要求很满意。他果然拎了一包崭新新新的零钱给她。

好好散好好散，不要惜钱，没了我再给，你在这边散一二角钱，我在外头就少一个灾池。

萨利哈说这话时收敛了他一贯的油皮滑脸。

这话像种子一样深深落入她的心里，每每散也贴时，她都不由得这样举念。

院子这么大，几乎能看到天边。

老狗后跌着脏巴巴的屁股，在距棍子一米近的地方咳嗽似的咬着。看样子它只是在咬那根棍子。

狗！萨利哈婆姨在后面喝一声。

这一声喊不但没有让老狗退却，反使它精神大振，猛地一个前扑，就把棍头儿咬在嘴里。它完全像是咬倒了一只兔子似的激动，任女主人在身边喝斥，它就是不松口，它的涎水一滴一滴掉到地上，喉咙深处也咕哩咕噜地响，显然它还在讲什么，一边在百忙中还斜着眼看身边的女主人的脚。

那女人的脸像粗面馍馍一样镇定，从她脸上看，她没有害怕，反而有一些对这老狗怜悯。她像病中的人那样无可奈何地对萨利哈婆姨笑笑，萨利哈婆姨摇摇头，也笑一笑。她看到那女人一笑时门牙上有一些黄锈，便知道她是在山以南的人，那里的水质就是这样，喝了那水，牙就会黄的。渐渐大家都认识到，那些牙上有黄锈的人要比他们这些白牙的人普遍穷一些，但要比他们厚诚老实。

就在她们互相给对方笑着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老狗趁着她们的疏忽，嘴上一加力，就把棍子叼去了。它获了至宝一样回头就跑，棍子的另一头儿拖在地上，嗒嗒嗒响，使它跑起来很不方便。

望着它瘦得不堪入目的屁股摇过来摇过去地跑，你只能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

萨利哈婆姨大声喊着，咒骂着，老狗就停下来，把棍子扔在地上，但它很快就从棍子中间咬了，一步一步缓缓走入那个圆门洞，走入后面的果园里去了。

你看你看。萨利哈婆姨不好意思地说。

那女人宽容地笑着，连说不要紧不要紧。

萨利哈婆姨就把崭新得不打一点弯的两角钱递给那女人，说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取棍子去。

新钱使女人有些喜悦和感激，她念了该念的，就把钱接过去，却不一下子装进口袋里去。

你稍等等，我给你拿去。

给你添麻烦了。

你稍等等，我就来。

萨利哈婆姨匆匆向门洞走去。扫净的院子在阳光下那么亮，倒使她眼睛深处有些发黑。隐约听见有鸟在高处叫着，像微风吹

开在河面上细小的波纹。院子太大了啊，人在里面或走或立都有一种眩晕感，萨利哈婆姨走过晒粉面的地方时觉得眼角处轻轻撞进来一个什么，正眼一看，果然有几只麻雀在粉面上跳来跳去，要是它们不跳呀跳，不叽叽叫，在亮亮的阳光和粉面之间，便不易看到它们。她把手一挥，麻雀就呼地飞起来落在屋檐上。它们呼地飞起来的声音在萨利哈婆姨心里投下一片厚厚的阴凉。萨利哈婆姨听到它们蹲在屋檐上激烈地骂她，她又挥了一下手，麻雀们骂她的声音就一下子飘向远处虚茫的地方。

果园里静静的。

又总是能听到一种祥和而丰厚的声音，说不清这究竟是谁的声音，有风的声音，不全是；有树叶的声音，不全是；有蜜蜂的声音，不全是；有蚂蚱的声音，不全是。谁也说不清这丰厚的声音究竟由多少零碎的声音组成，谁也说不清这么多声音汇合一处为什么一点也不显嘈杂，反而使人静谧，使人深沉，使人喜悦地溶化在里面。

平时，萨利哈婆姨很喜欢到这果园里来。看一片叶子与另一片叶子是否一样，看一只果子躲在几片叶子后面。说来还得说萨利哈的好，今年这么早，但他还是一汽车一汽车从县上高价买来水浇果园。

不然哪里会有这样一个蓬蓬勃勃生气旺盛的果园呢。

老实说，到这果园里来，搬一只小凳子长久地坐着，萨利哈婆姨渐渐就觉得自己像是怀孕了。

这中间的许多感受和想法她觉得确实是难与外人道的。

她从来没有像今儿这样仅只为找一根棍子到果园里来，她到果园来的想法从来没有这样明确这样单一过。

老狗藏到哪里去了呢？

找了半天才发现它。原来是隐到一棵桃树下面了，桃树冠很

大，枝枝叶叶快要垂到地上。老狗顶开枝叶钻入去，傍铁硬的树干躺着，棍子就在爪子前面。萨利哈婆姨从枝叶下爬进去，拿到棍子，作势要打狗，老狗吓得颤着眼帘不断地要把眼睛闭上。果园里蝴蝶真多，连灰沓沓的老狗身上，也有蝴蝶颤巍巍地飞过去飞过来。

那女人在门的一侧依旧小心地站着，不时看一看大门外的远处。她一定等急了。这老畜牲干得这事。萨利哈婆姨有些内疚，忙小跑一样向她走去。

不着急不着急。那女人忙说。

人家在树底下藏着，险忽儿找不到了。萨利哈婆姨说。

把棍子给女人时，萨利哈婆姨突然觉得有些尴尬，她想自己应该轻描淡写地放在靠近女人的墙边，让她一边跟她说话，一边顺手就拿出来。但手已经伸出去了，她只好红着脸，那女人把棍子接了过去。

这瞬间所生的尴尬她们似乎都未曾料及。

老姐姐，缓一缓了再走吧。萨利哈婆姨试图打破尴尬，这样说。

不了。女人说着将袋子拾了起来。袋子里那点面女人一只手就可拎起来。萨利哈婆姨想，要是袋子满了，她怎么拿得动呢？

那女人向萨利哈婆姨告了别，就走了。萨利哈婆姨站在门口看她走出巷子，觉得她穿得太厚了，这么热，穿得还像冬天一样。她想她可能是没有另外的衣裳，因此推想到她的丈夫肯定是个日鬼人，要是她有萨利哈这么个丈夫，还会穿着老棉袄顶着毒日头在旁人的门拐拐里站么？

你要知足呢。萨利哈婆姨听到有个声音这么说。

没想到那女人又转了回来，她面孔通红，站在萨利哈婆姨面前，局促得说不话来。

女人紧紧闭一闭嘴唇。突然说，老妹子，家里就你一个人么？

萨利哈婆姨不回答，惑然地看着她。

女人仰脸望一望日头，这时候就更为清晰地看到她的双唇干燥得快要破了。

要是就你一个，我想在你这搭洗一个，把撒申^①做了。

红着脸说了这话，那女人如释重负。

在萨利哈家做过礼拜的女人已经有好几个了。她们都要比今儿来的这个女人年长一些。常常，讨过也贴后，如果正值晌礼或哺礼的时节，她们就会望一望日头的所在，然后有些赧颜地向萨利哈婆姨提出想洗一洗想礼拜的要求。

萨利哈婆姨还不会礼拜。

但她绝不会拒绝她们的要求，因为这一要求，乞讨为生的老女人在她心里遽然有了一种别样的分量。她会像一个为秀才研墨的书僮那样变得殷勤起来，她在汤瓶^②里倒上开水，再兑以凉水，用指尖儿试试是否烫手。在老女人隐在门后面洗阿布代斯^③的时候，她就从柜里拿出拜毡铺在炕上，上面还放有夜里发光的念珠。虽然还不会做礼拜，但这些礼拜用的东西她早就准备妥当了。

帮人做这些事情时，的确，她的心里是异样的，似乎她心里有了小小的一个渗渗泉，清凉的泉水花儿吐蕾一样往上轻轻涌动。

① 撒申：波斯语音译，伊斯兰教的晌礼。

② 汤瓶：回民对净身用的水壶的称谓。

③ 洗阿布代斯：伊斯兰教净礼之一，波斯语音译，即小净，指冲洗身体局部。

当老女人在炕上礼拜时，她就在沙发上坐着看她的背影，看着她跪下去，头叩在两手之间，看她脚形的变化。她们的袜子大都破了，露出她们奔波四方的脚来。萨利哈婆姨看着这脚觉得很心疼，很感动。一次一个老得弯了双腿的女人礼晌礼时，坐在沙发上的萨利哈婆姨骤然泪流满面。她看到老人的双腿弯得那样厉害，从她的两腿间看过去，能看到对面的一大块墙，她的腿僵硬了，跪下去站起来都像是自己在对自己用刑。萨利哈婆姨当时有莫名的伤感和冲动，对老人在自己家里做礼拜有一种深深的感激。但直到老人拄了一根弯弯的棍子蹒跚着走了，她才想到应该把口袋里的十块钱舍散给老人。她恼恨自己当时只顾感动，没想起来。忙忙跑出门去找老人，但老人已不知哪里去了。回来后，望着炕上的拜毡和老人刚刚用过的赞珠，她心里空落落的。拜毡和赞珠上似乎有着某种渺远的余响。萨利哈婆姨心里的惭愧真是不能言说，她想那么老迈的一个人，用那样一对弯得令人震惊的腿走到自己门上，她只用两角钱就把老人打发到茫茫世界里去了。

萨利哈婆姨抚摸着拜毡和赞珠哭了一场。那十块做了举念的钱没散出去，在身上就如同一个符咒一样令她不安，她一刻不停地到小卖部买了火柴，香，把十块钱都花尽，把火柴和香送到村里的拱北上，心里才略宁静了一些。

以后凡是在家里做了礼拜的女人，她都要想方设法多舍散一点什么给她们。

自从萨利哈家里的光阴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后，村里人就奇怪地和她家疏远了。萨利哈常年不在家，村里的男人就几乎不来她家，女人也很少来。萨利哈婆姨知道这是女人们自尊，要是谁家的光阴比自家好，她也是不会到那家去的。

来得频繁的倒是那些乞丐了。